

葛

梅

葛梅

管桦著



管

桦

著

1031/93
出版社

葛

梅

管 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葛 梅

著 作 者 管 桦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1/4 字数：78,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0078·2044

定价：(八)0.34元

內 容 提 要

管桦的这个短篇集，共收有十篇作品，是从作者历年来发表的短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葛梅》一篇，塑造了一个女供销员的形象，从她身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农村妇女新的性格品质。《雁池》一篇，从侧面描写了一个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老头曹罗儿，叙写了他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待客》写了一个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省委领导干部，反映了农村新的社会风尚和新的干群关系。《音乐家》以水库建设工地热烈欢腾的劳动生活作为背景，描画了一个新型的音乐工作者的形象。《记白乙化片断》叙写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干部白乙化的英雄事迹。《鹰巢岭》塑造了人民公社一个女党委书记的动人形象，描写了她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的思想风貌。其余四篇《暴风雨之夜》、《井台上》、《卖韭菜的》、《旷野上》是旧作，曾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另一短篇集《山谷中》。这些作品的文笔清新流畅，有北方农村生活的色彩。

目 次

葛梅	1
雁池	12
待客	22
音乐家	33
記白乙化片断	49
鷹巢岭	62
暴风雨之夜	90
井台上	99
卖韭菜的	105
廣野上	109

葛 梅

一天，歇晌的时候，我从田里回来，踏着麦田中间的一条羊肠小路，到了还乡河边。见公社商店那只摆渡货物的木船，已经向对岸驶去了。我正要顺河岸往上走，到半里远的地方去过桥，就听船上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

“等着！我们把船撑过去！”

我把手掌搭在眉棱上，眯起眼睛，辨认那个向我喊话的女子，却怎么也认不出。

她已经掉转篙竿，把船向这边撑来。另一个撑船的女伴，不知同她说了句什么话，听她咯咯的响亮的笑声在河面上飘散。应和着这女子的笑声，从附近的白杨林里，传来布谷鸟和黄莺悠扬的鸣啭。

这女子穿一件紫丁香色的上衣，在宽阔碧绿的河面，象一朵荷花似的飘移过来。四周围的景色，仿佛因此而越发显得秀丽、迷人。在这夏日的晌午，镜子般的水面，反射着银色的光。岸边的绿柳和白杨，灵化了似的耸立着，给还乡河投出凉凉的阴影。青草、芦苇和红的、白的、紫的野花，被火热的太阳蒸晒着，空气里充满了甜醉的气息。一阵微风

穿过树林，掠过河面，把那女子剪得齐颈的短发，朝一边吹去，显出她整个脸部俊美的轮廓。可是，一直上了船，我都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只认得另一个穿着白褂儿、脸色红黑的女子，是公社中心商店的采购员。船上有十几筐装得满满的香白杏儿。对岸有辆胶皮车，两个男同志正在把已经运过去的货往车上装。

“您是莹湖村的书记，对不对？”穿紫丁香色上衣的闺女（从她的情态看来，我断定她是一个不过十八、九岁的闺女）一边撑着船，微笑说：“还记得我吗？”

这种问话很使我发窘，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眨动眼皮子，张着嘴巴，哦哦啊啊的回答不出一个字。我问那脸色红黑的采购员，她不但不告诉我，反倒探过身去，把嘴附在她女伴的耳边，嘀咕了两句什么话。我注意到，在那个穿紫丁香色上衣的闺女修长的眼睫毛下面的阴影里，隐约地显着只有少女才有的那种纯良的微笑。在她漆黑齐额的发穗下面，是两只细长俊美的眼睛。

船在这两个女子的支撑下，平稳地朝河心荡去。当她们把篙竿的一头插进河里去的时候，河水便嘩啦的响着，溅起白白的水花，反射着阳光灿烂的颜色，象是从这两个女子手里撒落下去的两把珍珠。

“真不认得我了？”穿紫丁香色上衣的闺女，眼睛里含着天真调皮的神情，直瞧着我的脸说，“想一想，我们还打过交道呢。”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同她打过什么交道。那个脸色红

黑的采购员，忍不住冒了一句：

“她叫葛梅！”

这名叫葛梅的闺女咬着下嘴唇，似怒非怒地盯了她的女伴一眼，眉宇间露出一种娇嗔的情态，威吓着不让女伴再往下说。

竟有这样的事，即使说出了她的姓名，我仍旧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她一边撑着船，一边朝我点着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去年您在老汪庄子管理区当书记的时候，七月二十六，在韩庄雁翅地头上！”

啊哈，想起来了，是她！

去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在电话里差点同公社的罗书记吵起来。我还没有那么恼怒过，我竟大喊大叫地问罗书记“您，”我说：“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情报？我们起虫子的庄稼顶多不超过四百亩，怎么出来的六百三？这是哪儿来的数字？倒好象我有意欺骗上级似的，这是谁说的？我找他说话！”可是公社的罗书记却慢声细语地告诉我，说这六百三十亩数字的是商店的一个女采购员，眼下她还在那片庄稼地里转悠呢！

我放下电话便到地里去找她。正是酷热的七月天，密密的庄稼棵里，不透一丝儿风，蒸笼一般，闷得人透不出气。我满头的汗水，象瓢泼似地顺脸流。找了几块地，没有这个女采购员。地里的人说她抄小路往韩庄去了。我追到韩庄。有人说她钻庄稼棵子朝南下去了。我又追下去。在大道上

可着嗓子呼唤她：“商店的采购员同志！有没有？”

我一边走着一边喊。韩庄南雁翅地有一片玉黍，透过密叶，传出一个女子清脆响亮的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回答：“这儿哪——”

听里面玉黍叶哗啦哗啦响。响声渐渐近了，钻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沾满污泥的豆绿色的裤子和白洋布偏襟儿褂子，都被汗水浸得湿淋淋的。齐颈的短发，有两绺，被汗水贴在她红通通的脸蛋上，眨动一下眼皮，从她黑亮的眉毛上往下直掉汗珠子。浑身落满淡黄色的玉米花和粉红色的高粱花。手里拿着草帽，使劲搧着风。每搧一下，她的头发便掀动起来。两只细长俊美的眼睛，上下地打量我：“您是——”

我刚通报了我的姓名和职务，就见她稍微往前弯下一点腰，两眼直望着我，咧开嘴巴，笑道：

“接到罗书记的电话了吧？”

“上午我亲自调查过，四百亩。”我说。“怎么你到这儿就出了六百三？”

“我们领导上派我到县里去给你们买六六粉，我想我得最后查对一下需要六六粉的确实数字呀！”她说，还把声音拉得长长的。这种大大翘翘的神气，我觉着同她的年龄挺不合适。“您上午调查的四百亩是不错，”她说，“可是几个钟头的时间，小韩庄地里的虫子又爬到你们庄东那片玉黍地里去了，那是二百三十亩吧？加上原有的四百，您算一算？”

我们两个一同到那块二百三十亩玉黍地里看过虫子以

后，又在地头上商定了所要六六粉的数字，她便动身奔县城去了。我凝视着她的背影，见她在开满粉红色芝麻花的地头上忽然转过身来，用一种“板上钉钉”的肯定语气，大声说：“今天后半夜，六六粉准到！”她一路走着一路唱。从一片庄稼那边，飘过她的歌声，唱着“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

这天夜里，我们果然按时拿到了六六粉。从那次见面以后，再没有见到她。工作中接触的人多，也就把她忘掉了。不想在这里巧遇。

“你不是在冯庄公社商店吗？”我问她。“怎么到我们公社来了？”

“您不是老汪庄子管理区的书记吗？怎么到萱湖村来了？”她脸上带着调皮的神情，用反问的腔调回答。

“我是调来的。”

“我也是调到这公社的中心商店来的呀！”

“谢谢！谢谢！”我跳到岸上的时候，向这两个女子说。

“不用谢，”葛梅往岸边的木桩子上挽着绳索，瞥了我一眼，大声说：“把你们大队的土产多卖给国家一点儿，啥都有啦！”

“吓！”我这么叫了一声。

“用不着‘吓’，明天我就去收购！”她笑着说。然后把脸转向那两个装车的男同志，“你们装完车先走吧，我同小赵到李庄菜园看看他们能卖出多少黄瓜。”又转脸向我那么把手一扬，说声：“明天见！”就拉着她女伴的手儿，踏着河边的

草向西去了，在她们身后的草上，从大车停着的地方，留下两道波动的痕迹。

一片已经割完的草地，散布着一些苍绿色的点子，那些草还没有运走的地方，一阵风吹过去，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离开大车，向萱湖村走去。一会儿，转脸看葛梅和她的女伴，已经远了，但还能看得见紫丁香色和白色的身影在蓝天和金黄色的麦海中间浮动。田野里割麦的人群都到树下和麦束的阴影里歇息去了。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田野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还乡河边的树林里，有黄鹂的叫声。间或，还有一两声鸛鸛的鳴叫和斑鳩嘹亮的啼喚传遍曠野。路边一棵两棵高耸云天的白杨树，美丽如画的叶子，反射着耀眼的阳光。金黄色的麦捆，象一座座排列得整齐的篷帐似的，堆满在田野上。而曠野上的蜃气，象是灿烂银色的河流，于是树林啦，麦海啦，远方的村落啦，那两个女采购员紫丁香色和白色的身影啦，都在这种跟天空一样澄清的河流里颤动。从麦海的那边，隐隐约约飘来的歌声，唱着“春天里的花园真美丽”！

很久以后，我知道这是葛梅顶喜欢的一只歌子，只要她一开口，就是“春天里的花园……”

这闺女说到做到。次日歌晌的时候，我见她正在有一棵槐树的门口收购鸡蛋，一只桑条编织的大籬筐，端端正正摆在她身边的石台上。大闺女、小媳妇、老太太，有用葫芦瓢的，有用纸盒子的，也有干脆用衣襟兜着的，把鸡蛋送来。同时从四面八方喊叫她的名字：

“梅姑娘，记住没有？下次给我捎两把拢梳子来……梅姑娘，要是商店再来了红绸子被面儿，别忘了给我捎个话儿，你大叔答应啦，给他二闺女买一条随心的被面儿……梅姑娘，一块玻璃砖儿镜子，这是咱们娘儿俩初次见面托靠你的事……梅姑娘……”

这些愉快的甚至带着笑声的喊叫，互相打断着。

我暗暗佩服这闺女，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竟同这么多的妇女交成了朋友。她脸上带着一种匆忙的神色，又是往筐里数鸡蛋，又是给卖主付钱，又是回答人们托靠她的事情，以致抽不出手来掠一掠散到额前的头发，只那么往上摆动一下脑袋，把头发甩上去。我见她的眉棱和两鬓，已经渗出汗珠来了。太阳把树叶的阴影投在她身上，很象在她紫丁香色的外衣上披了一件镂花的薄纱。

我一面挤过人群，一面大声说：“葛梅同志，我来帮你一把！”

她抬头瞥了我一眼，一句客气话没说，直起腰来，拿手背抹一下脑门上的汗珠儿，说：“您往筐里数，我付钱。”

收购完了，我挎起盛着鸡蛋的大籊筐，向她说：

“我猜你还没用午饭，走，到我家里去吃吧！”

她并不谢绝。一路走着，我问她：

“你是哪儿的人？”

“城南泉水头村的呀，怎么的？”她喜欢用这样的反问腔调，同时还把眉毛往上挑起。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我又随意提出这样的话题。

“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侄女儿。怎么的？”

“都在乡下吗？”

“都不在乡下，”她跳过井边一道小水沟的时候回答。

“父亲、哥哥都在唐山南厂做工。”

“你念过书吗？”

“中学毕业，怎么的？”

“你在学校的功课怎么样？”

“有一门儿是四分，其他都是五分啦！怎么的？您问这干嘛？”

“那么，”我笑着问她：“你怎么没升学？或是在唐山市里找个工作？”

她细白的牙齿咬着下嘴唇，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微笑不答。我没有再往下问，因为我知道，如今的青年人，都喜欢隐藏自己伟大而又不可动摇的志愿。不愿意预先向别人宣扬，而是逐渐显示在自己的行动中。

我把她领到家里，请我的妻子给她做饭。我呢，因为队里有一个“碰头会”，就没有陪她。

这次见面以后，竟有几个月没有碰到她了。

一天晚上，开过队委会，布置完将要到来的三秋工作，照例地有一段散会前的闲谈。屋子里充满了乱哄哄热闹的人声。从吸烟的人们口里象一尊尊大炮似的喷着浓烟。窗外雷声隆隆地响着，闪电的白光，时而闪亮，时而熄灭。繁密的雨点打在墙根的空油桶上，打在窗前的美人蕉和向日葵宽大的叶子上，发出比屋子里还热闹的响声。

眼下并不要雨。但下点雨也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庄稼已接近成熟了。今年的庄稼长得比去年强。下一段的工作也布置过了，我觉得心里挺高兴。在脑子里寻找还有什么今晚要办的事。对了，刚才会上讨论过准备三秋的农具问题，何不抓这时间给公社的商店打个电话？于是，我拿起话筒。晚上电话不忙，自然，我同周经理，那个下巴颏有胡子茬儿的矮胖子，在电话里先是东拉西扯地开一会儿玩笑，接着才谈到正事。刚谈到购买三秋农具问题，就听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您看，巧不巧？正是为这事来的！”

屋里的人声顿时静下来，大伙儿都象我一样吃惊地把目光转向门口，只见那儿立着一个人，头戴一顶麦秸编的大宽边草帽，高高地卷着裤腿，光着两只泥脚。一件天蓝色的西式布衫，下襟掖进裤腰里。背着一个外面包了条羊肚手巾的挎包，全身被雨浇得湿淋淋的。水还在从她的帽沿上往下滴。连眉棱、鼻子尖儿、脸颊，都流着水珠儿。

“啊哈，葛梅同志！”我放下耳机，站起身大声说，“少见！怎么选了这么个‘好’时候？请坐！”有几个认得这闺女的队长们，都发出那样惊讶的叫声：“好么……是您哪？什么要紧的事儿，这时候跑出来？”

“调查各村需要的三秋农具呀！怎么的？”她仍旧用那种反问的腔调回答。同时，走进屋里，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方凳上。“你们大队调查过没有？需要多少？”她把草帽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来早不如来巧。”高个儿圆眼睛光嘴巴的二队队长，用快活得意的声调回答。“刚开完会，里头有一项就是专门研究的这个问题。”

我把一杯热水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接过来说：

“要数字有数字，要类别有类别！先喝杯水。”

这闺女微笑着，捧着从挎包上解下的湿手巾。认得她的人都围上来说话，不认得的仍旧在一边扯自己的闲谈。

她用擤干的手巾擦擦脸上的雨水，再用手掠一掠半湿的头发。然后，脸色庄重严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子，说：

“快拿出来，看看你们都是缺什么？缺多少？”

我眼光惊讶地直盯着她的脸。

“您，”旁边一个队长叫道，“还要走是怎的？”

“我准备花三天工夫把全公社各队需要的三秋农具调查完。”她翻开笔记本说：“今天是大刘庄误了我的时间，他们还没有动手，我到那儿现帮着他们调查。我是非按原计划住小马庄不可。”她用宣誓的口气说。

“那么，”我说，“我们给你找件干衣服，再找把伞，好不好？”

她唇边浮现出感谢的笑容，点点头。于是，一个年轻的队长到家里借他妻子的裤褂。我到家里找了一把伞，顺手从柜上的葫芦瓢里抓了两把大枣，装进褂子口袋里，便回到队部办公室。

葛梅到里间屋换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衣裳。于是，我们

四五个人便在热闹的人声、雷声和雨声中，在吸烟人喷出的烟雾中，凑在玻璃罩煤油灯跟前，开始仔细认真地核对三秋农具的种类和数字。葛梅一边拿笔在本子上写，一边吃着枣儿。

工作完了以后，我说：

“真的，你看，雨还在下，明天走吧。”

“听您说的，”她出声地笑着说，“要是下三天雨，我就在这儿住三天？就是下尖刀子，我也要按日子完成！我就是这种稟性！”她的神情和语气多少有点得意和自豪。

我们自然没有能够改变她的计划。这儿离小马庄不算太远，二里地，笔直的大道。

“谢谢您借给我这把伞。”往外走的时候，她向我微笑说。把伞撑开又合起来。“有这把伞，可以说，就等于没下雨。”她把伞又撑开。瞧她称心满意的神情，就象一个小孩得了一只会嘎嘎叫唤的木头鸭子。

我们送她到大门口。雨还在飘飘洒洒地落。雷声隆隆地响着从天边滚来，又隆隆地响着向天边滚去。在闪电的亮光里，看得见斜斜的雨丝和她雨中的身影。闪电熄灭时，她便隐入无边的夜色里了……

我们转身向院里走去时，忽然在雨声和雷声中传来一阵歌声：

“春天里的花园……”

一九六一年晚秋于丰满

雁 池

从西湖村沿着河边往东走，约十五里，有一处湖泊也似的宽阔的河湾，一片大草地。春秋时节，飞行的雁群，到河湾饮水，在草地上过夜；人们便把这河湾叫做雁池。

这正是炎热的七月天。雁池上面低矮如烟的浮云流过晴空。偶然有一阵急雨落下来，阳光就从这闪耀的细雨中透射出来。一会儿云收雾散，翠绿色的草地带着银白色的露珠，在顿时变得凉爽的清风中摇颤。整个草地开放着千万种花朵，穿过密密的草丛，紫红色的铃兰，蓝色和百合色的矢车菊，黄色的金雀枝……把草地装点得千娇百媚。黑色和黄色的牛群，灰色的毛驴，白色和红色的耕马，以及白云似的羊群，自由地散布在这草地上吃草。应和着阵雨过后水流的潺潺声，空气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鸟叫。两只鹰平展着翅膀，一动不动地停在天空，把目光投向这令人心醉的草地。

我到西湖村访问过一个养猪模范回来。抄近路，沿着河边走。我坐在雁池草地的一棵合抱粗的垂柳底下歇息，一面敞开衣襟，让风吹我汗湿的前胸，一面审视这些正在吃草的肥壮的牲畜。离我最近的一只黄牛，脊梁磨破的地方，